



张謇与南通五山的绿化

□朱 江

南通五山,指南通滨江的军山、剑山、狼山、马鞍山和黄泥山。五山风光旖旎,人文荟萃。身处居中的狼山山巅,长啸一声山鸣谷应,举头四顾海阔天空。王安石曾经留下“遨游半是江湖里,始觉今朝眼界开”的诗句。如今的五山地区,已经建成国家森林公园,成为长江大保护的典范。张謇在五山从事绿化,设立公益机构,建造休憩场所,在五山发展史上功不可没。

1895年,张謇开始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。此时的五山,除了狼山和黄泥山稍有树木,其余三座山光秃秃的。张謇建议责成狼山的僧人,在五山凡有覆土的地方,“遍植竹、柏、松、杉、榆、槐、桐、柏,周山之麓,遍植湖桑”。官府应当出面保护,严禁乡人樵采和放牧。出售桑树叶的收入,三成归僧人,山上所种树木收获的果实,则悉数归僧人,作为修整各山寺院及道路经费。

南通师范学校和农校设立之后,在五山出资经营森林,作为学校的产业。经过官府的批准,师范学校领军山和剑山造林,农校的范围是马鞍山和黄泥山。1912年,张謇还在狼山山麓规划建设苗圃。1914年,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任上的张謇,与担任青岛林务局长的赫司(Malte Hass)有过一番交流。赫司于1901至1914年间负责青岛的林务事宜,并取得相当的成效。赫司向张謇建议:“凡遇民国纪念日,可令国民每人种树一株,则不独千万株森林可立成,且可养成国民兴起森林之观念。”张謇非常认同赫司的说法,第二天给他的三哥张謇写信,希望南通的学校在各自的纪念日,仿照这个做法,在五山分片植树,甚至拓展到学校附近路边的空地。张謇进而考虑通令全国各省如法为之,1914年11月3日北洋政府颁布《森林法》,其中第20条规定:“公有或私有荒山,该管地方官对于所有者,酌定期限,强制造林。”

1915年9月,针对五山苗木屡遭采伐的情况,张謇印发《禁止攀折林木启》,告诫公众对于五山森林及平地护路树木,共同爱惜维护,无论个人独行还是结队旅行,都不要轻易攀折砍伐。张謇在《禁止攀折林木启》还附上《森林法》的第五章“罚则”,其中第21条为“窃取森林之主副产物者,为森林窃盗,处五等有期徒刑,拘役或赃额三倍以下之罚金”,第28条为“损害他人森林之苗栽木植者,处二元以上、百元以下之罚金”,希望民众能够逐渐增强守法意识。

“不范以河,不能保林之生存”,为了达到切实保护五山森林的目的,张謇购买五山的环山土地,顺着山势开挖沟渠,挖出的泥土堆积成环山的道路。1916年,张謇在狼山北麓购地,“辟溪一百六十余丈,使与他港及山南之渠输写相属,而划农田于溪外”。张謇认为开辟出的小溪最大的好处在于育林,由此命名其为“林溪”。“林溪”施工过程中,张謇多次视察工程进展。仅张謇日记就记载,他在1916年9月29日、10月1日、10月4日,短短几天三次前往“林溪”工地。之后,黄泥山和马鞍山环山河道也相继开工,从张謇日记看,张謇从1916年11月25日视察黄泥山河道工程开始,1917年1月4日和29日两次赶往黄泥山和马鞍山河道工地。2月17日开始,又增加了军山河道的督工。在视察之余,张謇3月7日还在黄泥山翠屏峰下种下桂树。

张謇维护五山森林的另一个措施,是禁止采用五山的山石。针对有人不顾公益,私挖黄泥、偷采山石的行为,张謇于1925年致函南通县长卢鸿钧,要求县政府重申禁令,会同警察局,切实采取措施进行制止。张謇在南通天生港设立大山公司,专门经营江阴的山石,供南通建筑之用。张謇自身垂范,1925年在老家常乐镇修筑河堤就用了大山公司的石头。张謇在1926年5月12日《通海新报》上刊登《禁止地方采用五山石启事》,表示如果谁想用大山公司的石头,又不舍得花每吨2元的价钱,可以奉送;如果仅仅是为了图分别或者显示自己高人一等,不受规范约束,偷盗五山山石,将扣留偷采者,并把背后指使者送交法办。

改造五山的张謇实际上是践行“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”的先行者,他百年之前的环保之举在潜移默化中带来了沧桑巨变,为今日的五山国家森林公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“面子”

□杨 谔

秦能先生与我“闲话”,提到了书画家修养的问题,他说:“大家都知道重要,但真正认真去做的人很少。修养的事,不是你想提高一下子就能提高的,它像冬天的雪花,要靠一点点飘一点点积累的。”不仅是书画,其他门类艺术也同样存在着“从业”者普遍缺乏文化修养的问题。

书画家最怕被人看作是没文化的书匠、画匠,那会很没面子,为显示自己有才华有文采有修养,最简单、见效快的办法就是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诗文,“之乎者也”一番。于是,“奇迹”出现了:一些名头很大的人,原来连最基本的文法都不通,他们就像爬到了高枝上的猴子,被底下的观众看得一清二楚。

古人论艺,不唯艺,必兼论其平生。平生包括经历、道德、学识、人格、修养。今人论艺,唯论“表皮”、头衔与亲疏,不及其余。古人书画,除书、画本身可赏之外,作为款跋的诗文亦可赏,有的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书画作品本身。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在《衙斋听竹图轴》上的题诗: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在《兰花图册》上的题诗:“春兰末了夏兰开,万事催人莫要呆。阅尽荣枯是盆盎,几回拔去几回栽。”前者直抒胸臆,后者富有哲理,让人在赏鉴笔墨的同时,感慨沉重,从而对人生发生影响。

如果是自由的创作,书画作品上的款跋应以自撰的诗文为主,其思想内容是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潜滋暗长出来的,不是先有了“主题思想”,然后再“配图”。500年前,祝枝山创作了草书长卷《空篋引等诗卷》,意犹未尽,便在卷尾跋曰:“冬日烈风下写此,神在千五百年前,不知知者谁也。”寥寥二十字,意味极丰。祝氏长卷中所书的《空篋引》《名都篇》等,是曹植的名篇,故祝氏有“神在千五百年前”之说。

前几时,我动了画兴,连着出去写生了两回。第二回每作一画,都要拼凑着题些文字在上面。如:“五月新荷照眼明,只因不识世间真。烈日严霜煎熬遍,傲立秋风有几人?”又:“何时能写青荷卖,不赚人间委屈钱。”“欲问世间吾阿谁?清晨新荷分外娇。”里面有我感慨与无奈。再如:“狂到深处假作真,意到浓时有还无。”凡艺术,均为世事之幻象,故“画象”亦“假象”。又:“泼墨写此,吓破庸人胆。”“作此幅时,觉腕底拂拂有生气出。”“写意花鸟,气比意更重要。气活意方活,气滞则一无可救。”以上几则为谈艺,有的是自己的主张,有的是感受,有的是自我评价。

在创作上面举例的多件四尺整纸《水墨荷花》前,有一个早晨,我直接用毛笔在一成品册页上写生。册页为二十四开,以前写生创作,多以一开或两开为一单独的画作,这次以整册为一件来构思,全部拉开类似一长卷,名之为《濠上花册》。那天我一口气画了十七开后,题曰:

“屈指算来,吾画荷已有十数载,件数当以百计,然一直不得长进,前两年几乎搁笔。忆昔学画之初,以南公园之荷为粉本,后迁居启秀,辄以映红楼一侧之濠上荷花为师。数起画一写生之巨荷长卷之念,然无人为助,独木难支,此念亦随起随灭。王寅芒种后四日,晨起散步于荷塘,感其欣欣生之意,乃取册页一,写之。支撑册页之栏楣甚低,曲背弓腰,信为艺亦一辛苦之事也。故留空页七,回家后以书代之,亦为偷懒之一法。何日得如海粟老人十上黄山,前呼后拥,易写生而为‘表演’?呵呵。杨谔戏题。”

书画上的款跋,不仅能升华、丰富作品的内涵,到了将来,或许还是珍贵可靠的文献。



狼山风物记之独轮车

□海 德

独轮车,又叫“手推车”,是狼山脚下主要运输工具。

我家有一轮楠木做的独轮车,只有一个轮子,两个把手,靠双手握住保持平衡推着前行,别名“小车”。我小祖父陈文福是手推车的一把好手,他脑门双眉间长着一颗肉疙瘩,像“二郎神”。我小时候经常骑在他肩膀上,他扛着我爬狼山,有时带着我去看童子戏,给我带来许多童年的快乐……因为家里穷,小祖父一生没有娶老婆,一直和我祖父祖母生活。

新中国成立前,推小车的、拉黄包车的都叫车夫。我小学有名丁姓同学住在中山路,他的祖父是拉黄包车的。有一年,南通举办长跑比赛,他祖父心血来潮报名参加,获得冠军,拿到不菲的奖金。立马在中山路边上建了一座包砖实墙的瓦房。解放后,他家的房子在中山路上鹤立鸡群,我曾到他家做客,我住的是芦帐为墙、稻草盖顶的茅草屋。走进他家,犹如走进严丝合缝的“县衙官宅”,有着天壤之别。回来我问小祖父,你也是靠脚力吃饭,怎么没有报名?哪怕跑个第二名,也能改善改善我们家庭条件啊……小祖父叹了口气说,推小车,虽然也靠力气——手力、脚力,缺一不可,但和拉黄包车不一样。黄包车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,是钢丝的,轮子上裹着橡胶皮,人是拉着像跳鼠般地前行,人是跳跃式地大步奔跑……我们推小车的是不仅靠脚力,还得凭双手平衡,因为是独轮车呀。稍不留意就会倾斜歪倒,靠手臂的力量推着往前走。一步一个脚印,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,遇上高坡,得凭全身力气推动前进……我终于明白了,推小车和拉黄包车,虽然“推”和“拉”只是一字之差,根本不在一个档次。幸好,我小祖父没有参加,否则,也是名落孙山,还是小祖父有自知之明。

我们小时候到外婆家,手推车成了我们的“坐骑”。我和弟弟各坐一边,有时我和弟弟同坐一边,母亲坐在另一边,都是父亲推着。那时到陆洪闸都是乡村小路,弯弯曲曲高低不平。为了保持平衡,父亲像扭秧歌似地推车前行。我和弟弟相视而笑,觉得有趣好玩,父亲怎么不好好走路?扭腰夹颈地走着“之”字步……到了外婆家,车子停在空场上,我和弟弟各执一个把手,刚站起来,“啪哧”空车摔倒了。真的不好把握,太难推了,不由不佩服父亲推车技术的高超,推车十几里平平稳稳、安安全全。回来了个意外——父亲推着我们走到朱家坝的十字路口,天已经黑了,突然一辆自行车冲过来,撞在一起。我和弟弟被摔到路边的水沟里,穿的新衣服脏了,我俩吓得“哇哇”大哭。骑车的是位解放军,身材魁梧,他跌倒了马上爬起来,问小孩伤了没有?那是“二月二”,春暖乍寒,我们穿着棉衣,没伤着。过意不去,那位解放军掏出几张人民币塞到我母亲手里说,让小朋友吓着了,买点东西

一出折子戏,唱到天荒地老

“一弯冷月照宫墙,胡笳声声断愁肠……”板鼓敲起,水袖轻扬,舞台上的花旦身段袅娜,唱腔柔丽婉转。

灯光明灭之间,忽而又换了风格,一句“快马加鞭把路赶,我不分昼夜回家园”,老生的高亢苍凉便呼之欲出。

“诗画启东 越韵江海”启东市第九届越剧折子戏专场虽已落幕,却余音绕梁,袅袅不绝。

因为疫情,今年的专场演出比往年迟了一个月。姗姗来迟的演出,如同这个季节盛放的荷花,为6月平添几分热烈与旖旎。

演出前3个小时,演员们都已齐聚。化妆、包头、穿行头,虽是做惯了,她们却不敢怠慢。没有上妆的素颜,皱纹和白发像岁月一般触目惊心。对于一大批忠观众来说,她们的年龄早已不再是秘密。舞台上风华绝代的花旦小生,卸去脂粉钗环,是一群平均年龄60岁上下的老姐妹。

倏忽而过的大半生,像烟雾与灯光辉映的舞台,真实而又迷离。

今年61岁的郑琴音1980年从浙江嵊州来到启东时,恰好18岁。那时,启东越剧团赴嵊州招募演员,她和几个姐妹被选中,一同跃跃欲试来到这座江北的小城。连她自己也没想到,这一待,竟是大半生。

慰问慰问小孩子。我母亲执意不肯接受,连说没事没事的。解放军不等母亲说完丢下钱,骑着自行车飞驰而去……父母看着解放军消失在夜幕里的背影,连声说,解放前后两重天,当兵的真是人民的子弟兵!

回家后,把路上发生的一幕告诉了祖父祖母,他们也感叹地说,真的时代不同了。解放前,小祖父外出推小车揽点生意,经常受到有钱人的欺负,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来……小祖父说,有一次,几个国民党的兵抓差,叫他推一车蔬菜到营房,路上遇到深水洼,车子推倒了,蔬菜摔了一地,两个冬瓜摔破了。不但工钱没给,还拳打脚踢打了他一顿,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,回家也不敢吭声……当然,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。这时我想起在学校刚学的一首歌“社会主义好,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……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手推车还在应用。有次生产队送棉花到狼山供销社,十几辆装满棉花的车,排着长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场面十分壮观,仿佛淮海战役中的支前队伍情景再现,陈毅元帅说,淮海大战的胜利是老百姓手推车推出来的!

——手推车,曾是狼山脚下最美的运输线。

我家小车推上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推车的仍然是父亲,坐在车上的是我93岁的祖母。祖母九十高龄,眼不花耳不聋,多少年没有到过南通城了。这天,我父亲母亲推着我祖母沿着人民路逛了一圈,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。那时没有电视直播没有抖音推送没有信息发布,否则一定会成为南通热门新闻……

后来,板车代替了手推车,我哥哥也成了公社运输站一名拉板车的工人。板车,旁边两个橡胶轮子,人拉着前行,装载的货物要比独轮车多得多,一时成为南通城乡主要运输工具。南通市运输公司有位名叫马富的拉板车工人,因为勤勤恳恳,埋头苦干,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,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。“学习马富,不怕吃苦”一时成为全市人民学习马富的口号。我曾采访过马富,他说,他家也是推小车的,旧社会是棵草,新社会当成了宝。他只是个拉板车的工人,却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。他在北京参加“群英会”,住在宾馆里,夜里睡了觉得有人给他盖被子,偷偷一看,原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……马富讲着讲着,热泪盈眶。他说,真的,我们过去当牛做马,被人踩在脚底下,如今我们翻身得解放,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!

独轮车、板车、拖拉机、货车,一代代交通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,让独轮车推进了民俗博物馆,成为后人瞻仰的古董。但是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的光荣传统永不过时,时刻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,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……

透鲜鱼汤面

□明前茶

在如皋拜访朋友时,我们被朋友的街坊拉去面馆,吃了一碗这户人家的老奶奶祝寿面。

这碗面端上来平平无奇,细面条养在乳白色的汤里,一眼望去,就像美人齐齐整整梳好的发髻,汤面上只撒了一点细碎的青蒜末,一点浇头都没有。这与我故乡无锡的爆鱼面、大肉面或黄鳝面,完全不可比。见我脸上浮现困惑,朋友知道我是外行,他也不说话,用筷子在面条汤里蘸了一下,将一滴面汤滴在我面前的八仙桌上。很快,这一滴面条汤就在木桌上变成圆滚滚的奶白色凝珠。

见我惊讶,朋友笑言:“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,这是鱼汤面啊。包你吃一碗,想三年。”据说如皋老人之所以长寿,除了当地的萝卜一流,与早上经常吃这样一碗鱼汤面有关。

鱼汤面的发明已有200多年的历史,据传是当年因过失被逐出皇宫的御厨,流浪到苏中地界,经过反复实验,用此地的野生鲫鱼、鳊鱼骨、猪骨等原料,以雪白猪油煎熬吊制的汤,来下面条,慢慢闯出的名声。

鱼汤面的精髓,就在那碗汤上,因此,吊汤过程相当烦琐,需要厨师有极致的耐心。吊汤所用的水也决不能是自来水,而是要取当地清洁无污染的山泉水,最少也要使用桶装的大品牌矿泉水。有了好水,熬制鱼汤依旧考验厨师的耐性。先要剖鱼清洗,不留残血。野生小鲫鱼内脏的那层黑膜,一定要轻柔去除,否则会有腥气。鲫鱼充分吹干,投入猪油锅中炸得金黄起酥。再到菜市场里划鳊鱼丝的老板那里收集鳊鱼骨,洗净黏液,入油锅煸透。锅中放水半锅,投入炸好的鲫鱼和鳊鱼骨烧沸,待汤色转白后用淘萝过清鱼渣,成为第一份白汤。

再将淘萝中沥干水分的全部鱼肉与鱼骨倒入铁锅内,先用文火小心翼翼地烘干,绝对不可有焦糊味,接着,在大铁锅中再次放入熟猪油,用大火再次将烘干的鱼肉和鱼骨煸透,加入泉水烧沸的开水一大锅,烧沸后炖煮半小时,再第二次过清鱼渣,成为第二份白汤。然后将两份白汤混合下锅,放入虾籽、绍酒、姜、葱等调味料烧透,用细筛第三次过滤。

这样,鱼汤面的魂魄——鱼汤才算吊好了。汤白质浓似乳,含有大量源于鱼身和鱼骨的钙质、胶质和各种氨基酸,高蛋白、低脂肪,鲜脱眉毛。紧接着,每只面碗事先在开水里烫过,放一小勺熟猪油,一小勺白酱油和少许青蒜花,舀入沸滚的鱼汤。同时,将硬朗爽滑的手擀龙须面投入笊篱中,放入沸水中下至8成熟,捞入鱼汤碗内即成。

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两百多年来,鱼汤面的浓、鲜、香,旺盛了当地人的精气神。老人们至今以早晨聚餐吃面聊天为一大乐趣,他们嘴巴极刁,连店家熬鱼汤时,用了河虾还是江虾的籽,都吃得出来。而从茶楼里将滚烫的一碗面端到临河座位上,一面吃,一面打望河景,也是他们的一大乐趣。不信,你看,当街吃面时,若是发现重孙子不乖不上学,却在当街追闹顽皮,90岁的太奶奶会闯出面馆,突然伸出龙头拐杖,拦住熊孩子,中气十足、头头是道地教训他。这拧住重孙子耳朵的一把力气,很难说不是鱼汤面给予的呢。



□朱海峰

几段。一个伴奏,一个唱,没有观众,也没有喝彩和掌声,两人却怡然自得。

首场越剧折子戏专场是在2014年的初夏,郑琴音记忆犹新。虽然常有零星的演出,然而像这种规模的专场演出,却是多年以来的首次。姐妹重逢,彼此都感叹年华老去,更多的,则是重返舞台的欣喜。

生活的不易,侵蚀了年轻的容颜,然而百转千回,她们又回到了曾经的舞台。一切都变了,一切又似乎不曾改变。

座无虚席的观众,热烈的掌声与喝彩,郑琴音恍惚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十八年华。而启东越剧,也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回归。

流光溢彩的舞台上,她们的一颦一笑,一声念白,观众都早已熟稔。然而每年的越剧折子戏专场,依然是平淡日子里一场盛大的期待,一边轰轰烈烈开场,一边欢天喜地看戏,年复一年,彼此的热情不曾消减半分。

转眼,今年已是越剧专场演出的第九个年头。郑琴音和她的姐妹们早已不再慨叹韶华已逝,她们的忠实粉丝们也并不在乎。化上精致的妆容,穿上华丽的戏服,她们依然是观众心中的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,将一出出悲欢离合,直唱到天荒地老。